

《詩經》〈伐檀〉、〈碩鼠〉讀記

許明宗¹

〈伐檀〉、〈碩鼠〉兩詩皆出自《詩經》「魏風」。「風」本是民間歌謠的採錄。它是民間百姓勞動之時，或閒暇之餘，所吟詠、唱和的小調，也是直抒胸臆，對生命中的喜怒哀樂最直接的表達。這兩首詩承載著兩千多年前，勞動階層被統治者壓榨剝削的無奈嘆息，以及他們在無盡的黑暗中，期待隧道的盡頭，可以尋得一片安身立命的樂土的美好願望。

自從開天闢地以來，人類所追求的彼岸樂土，歷經千百年的奮鬥，迄今仍然像是冰天雪地中一把小小的篝火，雖帶給旅人一絲絲的希望，卻也投射出背後巨大的陰影。

〈伐檀〉、〈碩鼠〉這首兩詩，兼具動人的音律與鮮明的意象。千載悠悠，似遠卻近，似久實短。讀之，誦之，「坎坎伐檀兮，置之河之干兮。」（砍檀樹喲，把它們放在河邊。）這些勞動者混濁的喘息聲、凌亂的腳步聲、激烈的心跳聲、用石斧砍伐檀木沉重的「剝剝」聲，隱隱約約穿越兩千多年的時空，傳入讀者的耳膜，與我們的呼吸、心跳合而為一，使我們不禁與老祖先們一起吟嘯著這首勞動者的悲歌，一起體驗被壓榨、被剝削的憤怒的感覺。那種追求自由的呼喊直逼喉頭，必欲吐之而後快！

「河水清且直瀾。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億兮？」（河水清清一直流喲！不耕耘，不收割，為什麼拿去三百束禾把子？）清澈的河水，倒映著勞動人民辛勞的身影。微風吹過，掀起陣陣漣漪，如果能掬一把水來洗掉臉上的汗水與污垢，該是多麼的清涼消暑啊！這時腦滿腸肥的貴族卻正躺在樹蔭下納涼，嘴裡咀嚼著勞動人民冒著生命危險打來的獵物，鮮美的肉汁從嘴角溢出，順著臉頰流下，滴在光亮柔軟的衣領上。這個四體不勤、五穀不分的吸血鬼顯然舒服極了，眯著眼睛，偶爾從食道裡擠出一兩個咕嚕聲，漸漸的夢周公去了。但是他所參養的爪牙，一個個虎視眈眈，帶刺的皮鞭隨時揮向跟不上節奏的勞動者。血液從被鞭笞的傷口汨汨滲出，涔涔的汗水順著傷痕走向，滲入肌理，滋養著追尋自由的決心。「逝將去女，適彼樂土」（發誓要離開你，到那樂土去）、「逝將去女，適彼樂國」（發誓要離開你，到那樂國去）、「逝將去女，適彼樂郊」（發誓要離開你，到那樂郊去）。爭取自由，擺脫被奴役的命運，做自己的主人，一句句的呼號在胸腔裏澎湃迴盪，一聲比一聲激昂，

¹ 許明宗，竹山國中教師退休，欣榮圖書館中國古典文學讀書會會長。

一句比一句高亢，一代比一代憤怒。這些呼號，千百年來始終迴響於人類的史冊典籍，字字句句盡是斑斑血淚！

無論是從社會結構角度，或是從政治形態觀點而言，人類自從有原始部落組織以來，不同的群體，爲了領土、勞力、資源……，不斷地進行一場又一場的血腥戰鬥，其結果一向是勝者爲主，敗者爲奴。勝利者駕馭著國家機器，來回壓榨被統治者的血與汗，搜刮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，據爲己有。直到忍無可忍的時候，終於有人揭竿而起，一呼百應，推翻暴政。「樂土」、「樂園」、「樂郊」這些人類追尋的理想國，一時似乎在歡呼聲中，帶著耀眼的光芒降臨苦難的人間。但短暫的歡樂，很快又被聲聲的哀號所取代。因爲統治者不旋踵又變成了壓榨者，開啓了另一次的歷史循環。這種壓榨剝削的本質就像詐騙集團一樣，從古至今，以各種身分縱橫於人類文明演進的各個歷程。自有史以來，人類的文明始終在這種反覆的循環中繞圈子，摸不出一個真正通往理想國的方向。

近代民主政治體制的建立，似乎給茫然的人類帶來新的希望。隨著法令制度的完善，對人權的尊重，以及社會安全網絡的建置，國家機器從壓榨者轉變成服務者，先進民主國家人民的相對剝奪感是大大地降低了。但隨著全球化潮流的來臨，體制內的壓榨被體制外的壓榨所取代。18世紀以來，海上霸權國家所施行的殖民政策，對被殖民者展開長達百年史無前例的全面性的壓榨剝削。時至今日，霸權國家爲了控制戰略資源，常發動一些莫須有的戰爭，目的只有一個，那就是佔有、壓榨、剝削，從而滿足己國私慾，置他國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而不顧。

除了上述這種大國對小國的壓榨，強國對弱國的凌虐之外，還有一種可怕的剝削惡靈，那就是工業革命之後所興起的跨國企業。這些跨國企業就像草原上的獵豹，到處搜尋獵物。它們挾帶著龐大的資金、技術，戴上慈善家的面具，美其名爲投資，實則是搜刮落後國家的一切的資源，等待吸乾喝足之後，轉身尋找下一個獵物，徒留下破碎的山河、被荼毒的大地，以及一群不知所措的勞工。血汗工廠、童工、廉價勞力、工業污染，壓低進貨原料的價格，哄抬出貨的價格，將利潤極大化，這些都是惡質跨國企業的典型經營策略。當我們啜飲著一杯百元價格的咖啡時，真正進入農民口袋的實質收益可能不到十元，其餘大部分皆成了中間剝削者的超額利潤，類似這種例子在今天社會真是不勝枚舉。

「樂土樂土，爰得我所！」（樂土呀樂土，那才是我安居之處！）從社會

結構或政治體制觀點而言，免於被剝削的自由樂土，似乎只是天邊的彩虹。千萬年來，人類文明的進程雖然一直朝著這道彩虹飛奔前進，但其結果卻始終如夸父追日般，雖奔馳千里之遠，實無寸進之功。這迫使面對著西垂的夕陽，頹然耗盡最後力氣的夸父，絕望地大喊一聲：「罷了！」然後頹然倒塌於蒼茫大地，化作五湖四海，山川百岳，遺愛人間。然則，就在日暮西垂，彩虹逐漸消逝之際，我們仍可看見點點螢光，閃爍在人類文明進程的荒原裏。這些螢光在忽明忽暗的閃爍中，似乎排列成一種人們熟知的符號，一直不停地在招喚我們前去追尋。

近年來，許多自發性的民間團體紛紛成立，如各種慈善機構、醫療基金會、環保團體等。它們的宗旨多以服務貧困地區民眾，減輕其身心的煎熬，提高其生活水平為職志。以公平貿易組織為例，此組織成立的目的是於消除中間剝削，保障農民的收益及其子女接受教育的權力，同時並督促農民採用友善地球的耕作方式以達到良性循環的效果。

和龐大的跨國企業相比，這些 NGO 組織的力量或許微不足道，但他們散發的光芒串成一個心型的符號。或許天邊的彩虹只是我們內心影像的投射，彼岸樂土不假外求，而須向內心去尋找。人心的改造，人性的提升，才是真正可以順利進入理想國的旋轉門。如果每個人能多一點利他的思想，多一點助人的行為，少一點自私的念頭，少一點佔有的慾望，對於不公不義的現象，能集合眾人之力予以導正，這個橫行人類歷史千百年的剝削惡靈將不再囂張。

「樂郊樂郊，誰之永號！」（樂郊呀樂郊，誰還會長嘆哀號！）黑暗角落裡的嘆息聲無法斷絕，但或許不再那麼沉重，因為有一雙溫暖的手會扶持這些落後者，鼓舞他們繼續未完的旅程。

有一則寓言敘述說天堂與地獄原本沒有任何差別，上帝提供給兩方的食物、餐具完全相同，上帝規定每個人必須以筷進食，但是筷子的長度遠超過人們的手臂，以之取食無法入口。天堂裡的人們懂得互助互利的道理，彼此互相餵食，因此每個人都可以飽嚙美食；地獄裡的每個人卻唯恐少吃他人一口，爭先恐後，杯盤狼藉，湯汁四溢，只聞其香而始終不得其味，因此地獄裏的每個人永遠都是飢腸轆轆。心之所繫即命之所趨，處於天堂或地獄，取決於人性的提升或墮落，千萬年來人們走不出的榛莽叢林終於有了方向--原來進入彼岸樂土的門票，一直藏在我們的內心深處。